

湖山播客

Hushan Boke

鲍红志

著

一个台站的命运
一段凄美的爱情
一桩迷踪的凶案
一场悲催的抗争





湖山播客

Hushan Boke

鲍红志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湖山“播客” / 鲍红志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12

ISBN 978-7-5354-9269-2

I. ①湖… II. ①鲍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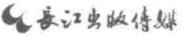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65970 号

责任编辑: 李 艳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刘福珊

责任印制: 邱 莉 刘 星

出版: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20 毫米×1020 毫米 1/16 印张: 22.25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334 千字

定价: 36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湖山“播客”

网络时代，人们把在互联网上发布图像和文字的网民，称为“播客”。其实，那是现代人瞎掰扯，“播客”早先就有，只是互联网用自己的传播力和影响力，让它一举成名，风靡社会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随着电视步入人们的生活，全国各地先后建立起了上万座广播电视无线发射台站，有着一支十多万人的队伍，他们常年值守在崇山峻岭和荒郊野外，通过无线电波，把广播电视信号送到千家万户。他们才是最早的一批“播客”，只是身在山中僻壤无人问罢了。

湖山台就是所有广播电视无线台站中的一个，高山泰就是这支队伍当中的一员。

—

清晨，林中小鸟就叽叽喳喳，争先恐后地把睡梦中的高山泰唤醒，就像高山泰给它们设定了 morning call 似的。当然，也不因为高山泰是一台之长，鸟儿单把他唤醒，住在湖山的人，都能享受这个待遇。

不论是在台里机房值守，还是不当班在倒班楼宿舍，只要不是雨雪天，高山泰洗漱罢，第一件事，就是花上一小时，绕山一圈，仿佛这里的一草一木，都等待着他的检阅。而且，他的第一站，铁定是无线台门前的“舍身崖”，就像许多领导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：既是我们的出发点，也是我们的落脚点。

舍身崖拔地而起，壁立千仞，离地面垂直距离近千米，四周空旷，远山近峦，无一比肩，大有一览众山小的巍峨气势。远处的河流，宛如一条女人的腰带飘落而卧，蜿蜒舒缓，柔光丝滑。

怕人跌落，在建无线台时，崖边用钢管焊接了半人高的护栏。高山泰双手抚栏，目视前方，远近的山川、河流、植被、飞禽、云霞、雾霭，能巧夺天工地呈现出一幅幅精美绝伦的画卷，就像神奇的手指沙画一样，随心所欲、别出心裁地变换着画面和题材。天高云淡时，山川壮丽、花木尽显、河流逶迤、鹰隼翱翔，动静相宜，恰似一幅浓墨重彩的丹青图。云雾缭绕时，峰峦腾云、层林墨染、云

河交融、鸟裁天幕，虚实叠幻，宛如一张淡雅朦胧的山水画。如果非要大言不惭的话，自打有了中国画，历朝历代的名画，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原型。

离开舍身崖，高山泰有一条固定的线路，先到左边的晨钟峰，顺时针再向右沿山坡斜插湖山最高的宝藏峰，再向右拐到与晨钟峰相对的暮鼓峰，最后再向右，回到原点舍身崖。高山泰这一路春赏山花烂漫，迎春花、樱桃花、杜鹃花依次绽放，夏领清泉飞瀑、凉风习习，秋看枫树披红、银杏裹黄，冬览玉树琼枝、蜡梅报春。高山泰虽然是学习无线电的工科男，但在山上生活了几十年，出于对湖山的热爱，他不仅熟悉湖山的一草一木、一山一景，而且，对湖山的诗词歌赋、掌故传说也了然于胸。有次，高山泰酒后放出豪言，幸亏自己不是学文科的，不然，也能写出像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那样的作品来。他没拿自己跟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比，说明他说话还是留有余地的，要不，就是酒还没喝到位。

放眼湖山，宝藏峰、晨钟峰、暮鼓峰形“品”字，呈犄角之势。以宝藏峰为轴线，顺势而下直对着山门。山门前面是湖山唯一的一块“盆地”，近乎井冈山上的“茅坪”、庐山上的“牯岭镇”，舍身崖就在“盆地”的边缘。山门是出入湖山的唯一通道，出了山门，有一条盘山路到山下。过去，是猎人和采药人蹚出来的羊肠小道，四十多年前，选址在湖山建广播电视无线台后，把它扩建成了一条能通行汽车的山路。山路一边依山，一边用岩石垒砌，路基铺的碎石，上面覆盖着沙土，汽车驶过，尘土漫扬，就好像喷气式飞机，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，山路等级自然不能跟高速公路相比。从产权关系来说，山路的产权应该归湖山台所有，只是湖山台从未主张过罢了。谁爱走谁走，湖山台也没有收过一个子的买路钱。再说湖山也就一座荒山，除了湖山台，山上既没有第二家单位，也没有原住民，谁没事往荒山上跑。

再说“盆地”，大小不过三五亩地，虽说无线台依晨钟峰沿舍身崖而建，占不了多大地方，但无线台的倒班楼、食堂，就几乎占去了“盆地”的半壁河山，好在湖山仅此一户，无人与之争抢。可不是嘛，打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无线台落户在这里，四十年过去了，无线台还是只此一家，与之为伴的，只有花鸟林木、飞禽走兽。据老职工说，刚建台时，湖山就是一座荒山，主宰湖山的就是豹子、豺狼。晚上天一黑，门都不敢出，隔着窗户，能看到一双双闪闪发亮的绿眼睛，那就是出没的狼群、豺狗。此起彼伏的狼嚎，吓得人彻夜不敢入眠。早上起来，院墙外满地爪印。当时，想了很多办法，都驱赶不了它们，最后，还是负责警卫

的战士，经请示开枪打死了几只狼和豺狗，它们夜里才不敢轻易来骚扰了。无线台建起来后，部队撤走了，狼和豺狗不知道嗅觉怎么那么灵，好像它们接到命令似的，居然又来袭扰无线台，闹得人提心吊胆。好在上边给台里特批了猎枪，老台长就领着职工又是设伏，又是主动出击，击毙了好几只狼和豺狗，而且把它们的皮剥下来，挂在离台不远处的树上，这才吓得狼和豺狗躲得远远的。伟人说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。几十年，无线台主宰着湖山，那是无线台几代人开出来、打出来的！

选址在湖山建立无线台，是湖山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的。湖山位于鄂北，海拔1000米，相对垂直地也有800米，历史上是南北文化的交会处。湖山西邻襄阳、江汉河谷，东接沮水河谷丘陵，南连江汉水网平原，北与桐柏山遥相呼应，方圆百十里没有比它再高的山峰了。自从无线台在湖山立了发射塔、建了机房、安装了一千瓦的发射机，广播电视信号不仅能覆盖大半个省，连邻近几个省的部分地区也能覆盖。只要在覆盖区域内，打开收音机、电视机，就能听到广播、看到电视，用文件上的话说，“享受到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”。

回到舍身崖，高山泰一头扎进了无线台旁边的食堂。

食堂进去走道左边是烧火做饭的厨房，右边对着门有间十来平方米的屋子，是专门为大师傅住宿准备的。走道顶头是个大饭厅，饭厅摆放着几张桌椅板凳，墙根还立着一个冰箱，卧着一个冰柜。饭厅里还套着一间带淋浴的厕所和一间堆放粮食油料、蔬菜瓜果之类的储藏室。

高山泰一进门，浓烈的烟味扑面而来，一股脑地钻进他的眼睛、鼻子、喉咙，接着一股冲劲，差点没呛出鼻涕、眼泪水来。高山泰被呛得连连咳嗽了几声，从烟的香味判断，这不是烧火做饭的烟味，而是拜佛祈福的贡香味，不用猜，一定是秦姑早起给菩萨上的头香散发出的。

高山泰猫腰钻进卧室一看，果然，供奉菩萨前的香炉里，几炷香即将燃尽，一截截已经燃尽的烟灰，尽管精华已尽，但依然保持原样，顽强矗立着，不愿像散落在香炉里的香灰那样分崩离析。床上的被子还保持着掀开的样子，几件衣物慵懒地搭在床架上，屋里没人。

高山泰缩回来侧身往厨房一探头，只见伙房里热气腾腾，一边炉灶上的蒸锅突突蹿着蒸气，一边炒锅里噼啪作响，秦姑正麻利地忙前忙后。

“早饭是馒头还是带馅的？”高山泰问着话，用手撩开雾幔，人到蒸锅跟前。

他刚伸手想揭开锅盖看看，啪，秦姑一巴掌打开他的手嗔道：“饿牢里放出来的？猴急个甚？不到火候不揭盖你咋不知道？蒸夹生了算你的，还是算额的？”秦姑大声大气一口陕南话，隔着山头都能听见。

高山泰手一缩，讨好地说：“知道你每天都变花样，不就想先睹为快嘛。”

秦姑不领情地回道：“额那十八般武艺你甚没见过，还能变出甚花样来？”锅里爆出声响，秦姑赶紧抄起锅铲，在锅里翻炒，随即弥漫出一股裹着油渍的菜香。

高山泰嗅着鼻子，凑到秦姑跟前，往锅里一瞅，啧啧道：“你还知道萱草这么吃？”

秦姑反诘道：“这不是你教额的嘛？其实，萱草额们那里也有，不就是黄花菜吗！干萱草用水一发，炒木耳，再搁进些肉，炒鸡蛋也行，在餐馆少说也值块儿八毛。”

高山泰心里暗暗称赞：秦姑真是心灵手巧，上山不到半年，自己教她认识的野菜山货，居然成了她驾轻就熟的菜肴。高山泰情不自禁把嘴凑到秦姑脸上嘬了一口。

哪晓得，秦姑就势一把抓住高山泰的裤裆，疼得高山泰嗷嗷直叫。秦姑责问道：“你昨晚死到哪儿去了？害额枯等你一夜！”

高山泰挣扎着辩解说：“昨晚我在机房啊！”

“昨晚你又不值班，在机房干甚？是不是又陪那个‘骨感妹子’守夜？”秦姑追问道。“骨感妹子”是台里一个瘦弱漂亮的女职工，是个让女人羡慕、男人爱慕的“慕主”，花边新闻不可或缺的人物，这不是“骨感妹子”有多风流，只因为她生活在一个男人的世界里，自己又年轻可人。

“看看、看看，看你那股醋劲，酸不酸？台里昨天新换的发射机开始工作，不在机房盯着，万一发生故障怎么办？”高山泰振振有词道。

“说了半天，还是在陪那个‘骨感妹子’守夜。就你身上那点东西，交公粮都不够，还惦记她！”不容高山泰申辩，秦姑接着警告说，“告诉你，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。看你还能躲多久！”秦姑说完这才松开手。

秦姑手一松，高山泰赶紧往后撤了一步，不让秦姑的手够着自己。其实，高山泰昨晚就是故意躲着秦姑。秦姑三十出头，人高马大，身体强壮，女人这个年龄，生理需求正如狼似虎，高山泰“海拔”还不及秦姑，身体单薄，不用X光，就能从前胸看到后背，且年近六十，干那种事，跟秦姑过招，勉强支撑一个回合

就瘫软下来，秦姑缠着他还要，高山泰斗不过，只有躲着。

二

要说高山泰和秦姑的关系，还得从半年前说起。刚入秋的一天，天色将晚，就像书上说的暮色苍茫时分，高山泰进城办完事从山下回到山上，汽车在“盆地”刚停稳，他下车脚一落地，一眼看到有个人在舍身崖跟前游荡。湖山不是旅游景区，也没有公交车，很少有人来这里。即便有零星自驾车来湖山游玩的，天黑前肯定也下山了，因为山上没有旅店住宿，没人在山上过夜。

高山泰左右一看，盆地上没有其他车辆，显然，这个人是徒步爬上来的。是冲无线台来的？不像啊，如果是来无线台有事的，那为什么不进去，而在舍身崖跟前晃荡呢？高山泰感到十分蹊跷。难道是来搞破坏的？高山泰身上顿时一麻，下意识紧握双拳。他以树作掩护，轻手轻脚一步步靠近人影。近前，人影婀娜的曲线，投影在空旷的天幕上，高山泰猛然发现，人影虽然身材高大，但更像是个女的。再靠近，高山泰定睛一看，果然是个女人。高山泰的心猛地一沉，这个时间、这个地点，出现这个人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来寻死的！高山泰有了不祥的预感。舍身崖前面一片空旷，下面是万丈深渊，就跟刀劈斧凿似的，没有任何遮拦。有恐高症的人，莫说往下看，就是拢边，都会脑袋发胀、心里发慌、双腿打战。从这里跳下去，绝无生还的可能。因为跳崖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，所以，有好些寻死的人“慕名”而来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每年都有人从这里纵身而下，少的年份两三个，最高的年份多达上百个，几乎没有绝收的。历史上的事先不去说它，就现实而言，舍身崖绝对享有“自杀胜地”的称号，慕名前来的自杀者，有因病的、失恋的、殉情的，也有遭挫的、受打击的，大有“地不分南北，人不分老幼”之说。

从经验判断，高山泰断定这是个来跳崖的，他没有碰见过，但台里有同事见过有人跳崖，甚至施救过。大家闲扯时，交流过经验，对跳崖的人施救，不能像救落水的人，施救的人，可以下到水里，把落水的人救起，实在不能，还可以放弃，自行游上岸。施救跳崖的人就不行了，他跳下去，施救的人不可能跟着跳下去。莽撞上前施救，可能被跳崖的人带下去，这样不仅救不了人，稍不留神还可能成了个垫背的。

落日不断把女人的身影在天幕上拉长。高山泰看到那女人还在来回游荡，估

摸着她内心很挣扎。高山泰不知道此时自己该不该上前？上前说什么、做什么？是不是像电视上常说的，事先制订个预案、拿个方案什么的。突然，那女人双手抓住护栏，一只脚踏到护栏下的横杆。不好，那女人要跳了！人命攸关，高山泰容不得再想，他从树后蹿出，一个箭步冲到女人跟前，那女人正要抬另一条腿跨过护栏，被高山泰一把紧紧抱住了。

那女人被高山泰突如其来的动作吓蒙了。她扭头一看，身后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个男人，死死抱住自己的一条腿。此时，两人都顾不上说话，就这样四目圆睁对视着，就像电影里的定格。那女人首先打破僵持，她猛地抽腿，高山泰不备，他的手一下从那女人膝盖滑落到脚踝，高山泰死死抱住脚踝，身子拼命往下沉，反向用力，不惜把人探出护栏。那女人脚踝向外别得生疼，身子不由自主往里倾斜。终于，女人像一座塔轰然倒在了护栏内的地上。谁知，就在那女人倒下的瞬间，向外用力的高山泰半截身子被挂在崖外，幸亏他的双腿死死环抱着护栏，加之自己的双手又抱着那女人的脚踝，否则，今天坠崖的不是那女人，而是自己！

情形顷刻之间发生了逆转，救人的人一下变成了被救的人。头和半截身子悬在崖外的高山泰恐惧了，他压根就没有想当什么舍己救人的英雄。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，驱使他双手抓住那女人的脚踝，如同抓着一截树干，一点点往里挪。好在那女人人高马大，绝对体重超过高山泰，否则，早就被高山泰拽了出去，后果不堪设想！此刻，那女人似乎也清醒过来，她一只脚被高山泰拽住，另一只脚死死顶住护栏底部，不让身子往外出溜。

高山泰一点点把身子挪回崖内，他腾出一只手，一把抓住护栏。这时，那女人起身，伸出一只手递给他，高山泰松开抓着脚踝的另一只手，抓住那女人的手。那女人猛一用劲，高山泰一个九十度的旋转，人回进护栏，那女人的手往怀里一收，高山泰一下趴在了那女人的身上。

脱离了险境的俩人，就像两个泄光了气的皮囊，掬在地上。虽然身下躺着一个丰满的女人，但脑袋里一片空白的高山泰，却没有丝毫的感觉。俩人都紧闭双眼，除了急促的鼻息，两颗心在剧烈地碰撞，没有其他声响。良久，俩人又像同时复苏，几乎同时睁开双眼，惊恐地看着对方。突然，那女人一个翻身，像掀开一床棉被，把高山泰掬在地上，高山泰和那女人又同时坐起身。始终没有开口说话的他们，终于相互开火了。

“你是谁？”那女人侧目问。

“你是谁？”高山泰反问道。

“你为甚救额？”那女人操着一口陕南话。

“你为什么要跳崖？”高山泰夹着江西口音的普通话回问。

“你让额去死吧，额不想活了！”那女人突然想起自己来这儿的目的是，猛地爬起来，又往护栏上扑。

“你都死过一回，怎么还想死！”高山泰一个饿狼扑食，重新把那女人压在地上，又像一床被子，把那女人紧紧裹住。

“你撒手，别拦着额！”那女人拼命挣扎着。

“你不想活，我还想活呢！”高山泰把自己摆成一个“大”字，四肢压着那女人的四肢。

“额死额的，谁不让你活了？”那女人奇怪。

“你说得轻巧，刚才你就差点搭上我了！”高山泰提醒道。

“谁要你拽着额不放！”那女人只说不动了。

“不是我救了你，你现在还躺在这里？”高山泰也不动弹。

“甚你救了额？是额救了你！”那女人仰起头望着他说。

“什么？分明是我救你，怎么变成了你救我？”高山泰也抬起头盯着那女人。

“不是额拉你上来，你早掉下去了！”那女人毫不示弱地争辩道。

“不是我拽着你，你连骨头渣子都没了！还你救我？”高山泰气不打一处来。

“是额救的你！”那女人强词夺理说。

“是我救的你！”高山泰愤愤道。

“是额！”

“是我！”

二人就这样躺在地上斗着嘴。高山泰侧头枕在那女人的心窝，左右都是那女人高耸的乳房，只要他张嘴，就能衔住乳头。高山泰心里突然一阵怦怦乱跳。那女人本来穿得单薄，双乳随着急促的呼吸起伏蠕动，就像两座蠢蠢欲动的火山。高山泰既能感受到它们散发的温度，也能测量到它们策动的频率。

突然，那女人说：“你还打算在额身上躺到甚时候？”

高山泰赶紧爬起身问：“你不死了？”

那女人也从地上爬起来，拍着身上的土说：“现在不想死了。”

“你啥时候想死？”高山泰不放心地问。

“额甚时候想死还跟你商量！”那女人白了他一眼，不过，语气缓和了许多。

眼见天要黑尽了，高山泰不知道该把女人怎么办。带回台里吧不合适，女人身份不明，万一她真是敌对势力派来的怎么办？高山泰是那个年代过来的，虽说阶级斗争不再天天讲、月月讲、年年讲了，但阶级斗争的弦他还一直挂在脑门上，一遇风吹草动，还时不时一绷就紧，没吓着别人，总把自己给吓着。无线台那是什么地方？过去门口都有当兵的站岗，就是后来，那也是闲人免进的重地，别说像跳崖寻死的女人，就是亲戚朋友，也不能随便往台里带！万一混进一个坏人，通过发射系统把反动信号发射出去了，或者干扰了信号正常发射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“安全播出”是第一位的事！台里不能去，带回倒班楼那也不行，往自己宿舍带回一个女的，没事也变成事了！那还能去哪儿？高山泰把眼睛盯在了最后一个目标，山上唯一能去的地方只有食堂了，正赶上饭点，那里人多，众目睽睽，反倒光明正大，至于去了大家怎么反应，去了再说。想到这儿，高山泰对那女人说：“走吧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暂时放弃寻死念头的女人，不知道高山泰要带她去哪儿。

“去了，你就知道了。”高山泰没好气地说。

高山泰原地没挪窝，催着那女人走，那女人茫然地问：“额往哪儿走？”

高山泰觉得好笑，这才抬脚走在头里，那女人隔着一米远跟在后面。高山泰还不放心地不时回头看她几眼。

高山泰把那女人带进食堂，正是吃晚饭的时候。在山上吃晚饭的人，比吃午饭的人要少一半，不值夜班的，下班都坐班车下山回城里基地去了，留在山上就餐的，都是晚上当班、倒班的。就这，饭厅里依然人声鼎沸，大家热热闹闹吃着晚饭。冷不丁看见高山泰进来，身后还跟着个陌生女人，饭厅里顿时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目光就像舞台上的聚光灯，都投在他俩身上，一直看着他俩在一张空桌旁落座。

高山泰表面装着没事，心里却不自在，这算哪门子事？自己突然带个陌生女人现身在职工面前，这是要干吗？职工怎么看我，怎么看那女人，怎么看我们俩的关系？自己说得清楚吗！总不能当众宣布：这个女人要跳崖自杀，刚刚被我救下来的，你让那女人脸往哪儿搁？再说大家伙能信吗？既然不能当众宣布，也解释不清楚，干脆什么都不说，大家伙爱怎么想就怎么想，过后再说。高山泰索性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高山泰见那女人坐定，起身从厨房端来两份饭菜，一份递到那女人面前，坐在那女人对面自顾吃起了另一份。那女人见状二话不说，抓起筷子端起碗，旁若无人地狼吞虎咽起来。

饭厅里开始有人嘀嘀咕咕，还用筷子往高山泰和那女人身上戳戳点点。也难怪，高山泰丧偶多年，身边从来就没有个女人，今天，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，冷不丁突然带个女人现身，高调抢夺众人的眼球，谁不相信这就是高山泰的女人呢！

高山泰自从没有了女人之后，也不是没人跟他介绍过。只是，不是女方瞧不上他，就是他看不上女方，不是年龄差距，就是文化差距，再不就是相互看不顺眼，总之，阴差阳错、高不成低不就，高山泰单身一人，一晃这么多年就过去了。台里不少人是皇帝不急太监急，总催促高山泰赶紧找个女人，到老身边有个伴好相互照顾。可高山泰似乎一点不急，日子过得也舒坦，白天在台里忙前忙后，晚上没事就一个人猫在倒班楼宿舍看书。他似乎要证明给所有关心他的人看，没有女人，他照样能活下去，至于男人生理上的那点需要，没人好意思问他，他也绝口不提。只有台里小周没大没小，平时爱跟高山泰逗个趣。他对高山泰说：喂，高台，你是一台之长，堂堂正正的正处级干部，整个湖山就数你官最大，按以往说法，你就是山大王！别说台里上下都归你管，就是山上的飞禽走兽、树木花草也都得听你的不是？你说你好歹也得有个压寨夫人啊！你看电影、电视剧里的山大王，哪个没有压寨夫人？明媒正娶也好，巧取豪夺也罢，总之不能打光棍，压寨夫人是山大王的标配！高山泰鼻子一哼说：那些山大王都是土匪、强盗，我是什么人？我是国家干部，怎么拿我跟山大王比！小周笑：山大王怎么了？国家干部又怎么了？不都是带把的，带把不光是用来撒尿吧？高山泰反驳说：带把又怎么了？和尚带不带把？你说和尚带把除了撒尿还干什么了？小周嘟囔说：你又不是和尚。

正当大家都以为高山泰没有女人缘时，高山泰不吭不哈，猛地带个女人进来，着实让大家意想不到。台里都知道高山泰老辣，但谁都没有想到，在对付女人方面，高山泰居然如此深藏不露，叫人又刮目相看。

俗话说，叔不撩嫂，牛不吃草。最按捺不住的当然是小周了，他嬉皮笑脸凑过来，够头瞅了那女人一眼，挤眉弄眼地冲高山泰说：“高台，怎么也不跟我们大家伙介绍介绍嫂子啊？”

听有人跟着起哄，高山泰脸一红，故意虎着脸说：“去去去！胡说什么？哪来

的嫂子！”饭厅里一阵哄笑。

小周不肯善罢甘休地问：“不让喊嫂子，只怕是还没过门吧？都啥年头了，还讲究这个？”

高山泰说：“人都进了门，还过什么门？”

小周说：“那为什么不让喊嫂子呢？”

高山泰知道小周也没个正形，索性笑道：“进了门的你都喊嫂子？那要是进来一只母狗呢，你也管它喊嫂子？”

饭厅里发出一片哄笑。谁知，那女人听了高山泰的话，猛地把碗往桌上重重一磕，冲高山泰厉声道：“别以为你指桑骂槐听不出来！额是母狗，你是甚？”

那女人话一出口，所有人都像被点了穴位，一个个僵在那儿，既发不出声，也动弹不得。小周更是进退维谷，满脸僵硬地望着高山泰和那女人。

半晌，高山泰抖动了一下脸上的肌肉，前言不搭后语地解释说：“我，不是说你……”

那女人二目圆睁说：“你不是说额说谁？是你把额带进来的，你还狡辩个甚！”

大家都没想到，这个初来乍到的女人，会当众发这大的火，一点面子都不留给高山泰，让他下不了台。谁都不再作声，闷头吃着自己的饭，小周也灰溜溜地回到自己的座上。大家心里开始打鼓，为人处世一向练达的高山泰，从哪儿淘来这样一个宝贝，就算贫不择妻，也不至于找这样一个恶鸡婆似的女人，这以后哪有安稳日子过？大家又大跌眼镜。

高山泰万万没有料到，自己跟小周一句不经意的玩笑话，竟然引起那女人如此强烈的反弹，就跟书上形容的那样，像吃了枪子似的爆了出来。不过回想起来，自己刚才那句玩笑话，也确实过分，搁谁身上都难以接受。话又说回来，那女人若真是高山泰的女人，高山泰打死也不会说出那样的话来。问题是那女人跟高山泰压根就不是那种关系，大可不必置气，装着没听见不就得了。可那女人偏不，她有她的逻辑，不管自己是不是你的女人，也不管别人该不该叫自己嫂子，既然被你领进了门，就该得到起码的尊重，不是你想怎么作践就怎么作践，把人不当人。就算是个寻死的人，那也是有人格尊严的！所以，由不得自己不恼羞成怒。

发泄过，那女人和高山泰又低头吃着各自的饭。不过，此时高山泰的心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小周一声“嫂子”，就像往他心里投入了一粒化学元素，跟他埋藏内心已久的生物元素产生了生化反应，令高山泰心里一潭死水泛起了微澜。一

直没有正眼看过那女人的高山泰，暗地留意起来，他边吃边偷偷打量对面的女人。一张长长的脸，说不上是马脸还是瓜子脸，头发梳在脑后盘了个发髻，典型农村媳妇的发型，要是没出嫁肯定扎着辫子。一件藏青色大襟上身，裹着滚圆丰满的身体，一看就是常年地里、家里劳作的身板。再看那女人的狐眼柳眉，似乎越看越经看。看着看着，高山泰觉得她像打哪见过，高山泰搜肠刮肚地寻思着，突然，他眼睛一亮，对了，像电影上的秋菊！就是比秋菊壮实。高山泰看过《秋菊打官司》，眼前的女人，完全跟电影里的秋菊一个模子倒出来的！高山泰心里一乐，对面的女人像秋菊，那自己呢？除了爹妈，高山泰从来没想过自己像谁。这倒也是，一张恰似湖山的脸，突兀的颧骨如同晨钟、暮鼓二峰，扁平的胸脯、凹陷的腹部，恰似湖山的“盆地”，除了身高不残次，其余乏善可陈。硬要劣中取优的话，唯有那犀利的眼神，如果与之对视，它能读懂你，而你却读不懂它。高山泰不甘心，不觉由秋菊想到了电影界的一个名导，他下意识摸了一把尖尖的下巴，别说，还真有点那个名导的影子！高山泰窃喜过，马上又惭愧起来，人家那是高山仰止的艺术大师，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尿灯一个！但高山泰马上又找到了平衡，既然对面的女人可以像秋菊，凭什么自己就不能像那个名导？高山泰顿时理直气壮起来。

吃晚饭的人陆续走了，饭厅里就剩下高山泰和那女人。两人都已放下碗筷对面坐着。那女人捋了捋头发，又拍了拍胸脯和肩头，就像在自家炕头刚撂下碗筷一样自然。她几乎没有看高山泰一眼，似乎静等着高山泰发落自己。

饭厅墙上的白炽灯和着山上的蝉鸣，间歇发出嗤嗤的声响。高山泰低头拨弄着面前的筷子，看着筷子在桌上滚来滚去，终于，高山泰开口问道：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他声音平和，似乎完全没有受那女人刚才发火的影响。

“甚怎么办？”那女人终于正眼望着高山泰，好像她和高山泰之间先前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“问你呢！”高山泰抬头和她对上眼。

那女人看着他木然地摇摇头。

“再不想那个了？”高山泰眯缝着眼问。

“哪个？”那女人一副不知所云地回道，就好像傍晚在舍身崖寻死觅活的不是她。

对话的双方，最怕就是思维不在一个纬度。高山泰一时不知道该往下说什么，他不清楚面前这个女人是装，还是脑残？管她装还是脑残，高山泰决定把话捡开

了说：“问你还跳不跳崖？”

“白天跳过了。”那女人低下头轻描淡写道，就仿佛在回答别人问她吃饭喝水问题一样简单。

“白天不是没跳下去吗，晚上再接着跳啊！”高山泰没好气地鼓捣说。

那女人摇摇头。

高山泰鼓着眼珠，不解地问：“摇头什么意思？”

“怕。”那女人低头闷声道。

“嘿！连死都不怕，你还怕什么？”高山泰提高嗓门。

“额怕狼。”那女人抬起头。

“哪来的狼？”

“山上有。”

“山上早没狼了。”

“有豺狗。”那女人较真道。

“是是，有豺狗。”

“豺狗额也怕。”

“合着是等天亮了，你再去跳啊？”高山泰瞪大眼问。

那女人先是点点头，接着又摇摇头，再把头垂下了。

高山泰读不懂，但有一点他很清楚，今晚就是借她一个胆子，对面这个女人，也不敢去跳崖。别说，还真有这样的人，不怕死怕疼，不怕死怕黑，因为人一死，眼一闭就什么都知道了，但疼和黑是能感受到的恐惧。看天不早了，饭厅里只剩他俩，既然今晚出不了人命，天大的事，明天再说吧。高山泰起身说：“今晚就歇这里吧。”见那女人茫然看着他，高山泰起身说：“跟我来。”

高山泰把那女人带到厨房对门的屋子，他推开门，就手打开灯，指着屋内说：“今晚你就歇在这屋吧。”

那女人进房一看，对着门的墙边放着一张床，床上铺盖齐全。拐角窗户下方，摆放着一张带抽屉的条桌，从成色上看有年头了，像是淘汰下来的旧办公桌。条桌抽屉和抽屉口之间裂着好大的缝，如同年迈老人一张合不拢的嘴，桌面上油漆所剩无几，裸露的木纹，如同泛在水面的涟漪。条桌底下塞着一个方凳，不论款式和色泽跟条桌都不搭，就像邻居家串门的孩子，一看就知道不是亲生的，显然不知是从哪儿另找的。屋子墙角堆放着一些杂物，水泥地上蒙着一层厚厚的灰，

屋顶杳晃、窗棂上、日光灯管上，尽由蜘蛛大行其道，信马由缰地织出不同图案的黑色蛛网，屋内充斥着一股潮湿的霉味，估计有日子没人住过了。

高山泰说：“这屋子原来是做饭师傅住的，前不久家里有事，他辞职下山去了。你就睡这儿吧，晚上不会有人来，但保不准有豺狗之类拱门。”那女人一听，吓得面如土色。高山泰安慰道：“这门很结实，只要把门锁好，豺狗进不来。”

那女人赶紧出屋，把大门仔细查了个遍。

高山泰临出门，反复叮嘱：“晚上千万不要出门，不管什么动静都不要开门。”见那女人不断点头，高山泰这才放心离开了。

回到倒班楼宿舍，高山泰躺在被窝里，回想起傍晚发生的事，实在有点不可思议。上山几十年，只是听说有人跳崖自杀的事，今天终于让自己撞上了。他脑海像一台电脑非编机，一帧一幅回放着黄昏时那惊险的一幕。陌生女人徘徊舍身崖，自己悄然抵近观察；陌生女人扶栏跃起，自己箭步上前紧钳着腿；陌生女人前倾挣脱，自己反向将其扳回；自己探身命悬崖边，手脚并用化险为夷。高山泰回放到这里马上定格，感觉哪儿有点不够清晰，他又重新倒回，把回放的帧幅减速放大。一只手紧拉着自己的手猛地回撤，定格：陌生女人的手。自己压在她身上，头枕陌生女人胸口，定格：陌生女人丰满的双乳。回放快速进到饭厅，在自己偷偷打量陌生女人的镜头上放慢，陌生女人和秋菊叠加重合，定格；继续，自己和那个名导叠加重合，定格。

高山泰享受完自己剪辑的短片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快感。一个英雄救美的故事，不仅没有出现暴力、血腥，反倒充满了情调、浪漫，甚至有点娱乐化。高山泰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。黄昏与那女人身体接触时，高山泰没有丁点杂念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却别有一番滋味。高山泰努力搜寻着残留在自己记忆里那女人身上的体味、触觉，他开始产生幻觉，体内分泌出的内啡肽，让他感到燥热不安，高山泰的手情不自禁伸进裤裆……

三

山上比山下亮得早，就像不在一个时区。被雀鸟儿唤醒的高山泰，睁眼一看，窗外已经发白。晚上有豺狗帮他看守，那女人不敢出来，天一亮就难说了，万一她又去跳崖呢！高山泰赶紧起身下床穿衣洗漱。

好在倒班楼就对着食堂，高山泰抬脚来到食堂门前，门紧闭着。高山泰上前

敲了几下，里面没有声响。他又用力敲了几下，还是没有动静。高山泰不知道那女人叫什么，只有大着嗓门喊：“开门，是我！”没人应答。高山泰提高嗓门叫道：“听到没？是我，快开门！”里面死一般寂静。高山泰的喊叫，高分贝地扩散，又被远近峰峦挡回，发出次第回响，食堂里不可能听不见。突然，高山泰心头咯噔一下：莫非那女人昨天夜里又摸出去跳崖不成？要不，在屋里又换了个死法？他头一炸，一步蹿到窗下，双手抓住窗外的铁栏杆，跃起往房里一看，只见那女人衣着整齐，端坐在床沿，一声不吭。看到高山泰蹿上来，扭头与他对视。高山泰隔窗吼道：“快开门啊！还愣在那儿！”

高山泰跳下窗，门啪地打开了。高山泰砰地推门进屋，冲着站在门里的女人毛焦火辣地叫道：“我这大声音敲门喊你，你没听到？是聋了还是哑了？”

那女人看着高山泰委屈地说：“你不是嘱咐额，谁叫也不给开门嘛！”

“我的声音你听不出来吗？”高山泰怒气冲冲。

“额咋知道你是谁？你叫额不开额就不开！”那女人倔头倔脑地回道。

高山泰是又好气又好笑，他猛然发觉面前这个一根筋的女人，有一种让他喜欢的东西，是什么他一下还说不上来。高山泰不再恼怒那女人，他和那女人退回屋里，看被褥叠得整整齐齐，床单也刷得平平展展。高山泰问：“你昨晚没睡在床上？”

“谁说？额睡床上了。”

高山泰一下发现那女人一个优点，善于拾掇。闹得这么热乎到现在自己还不知道那女人叫什么，高山泰本来想问你姓甚名谁，结果出口却成了：“喂，你叫什么名？”

“额？”那女人指着自已鼻子说：“额叫秦姑。”

“大名还是小名？”高山泰瞅着她问。

“大名小名都叫秦姑。”秦姑的目光并不躲闪。

“身份证上也是这么写的？”高山泰也斜着眼。

“在娘肚子里，额娘就给额起的这个名！”秦姑扬了扬下巴。

高山泰听了一乐：“你还没生出来，你娘怎么知道你是个女孩，给你起个女孩的名？”

那女人头一昂说：“额娘能掐会算，可灵了！方圆几个村子，谁家生娃，都请额娘去掐。”